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美] 理查德·J. 塞缪尔斯 著

刘铁娃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美)塞缪尔斯(Samuels,
R. J.)著;刘铁娃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SBN 978-7-208-09122-1

I. 日… II. ①塞…②刘…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日
本②外交政策-研究-日本、东亚 IV. D731.3 D8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978 号

责任编辑 韩梅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美]理查德·J. 塞缪尔斯 著

刘铁娃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78,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22-1/D·1690

定价 38.00 元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译者序

一、本书研究背景与作者简介

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关系学者们醉心于整个国际体系和体系理论的状况不同,大战略研究领域正在成为当今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进入 21 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所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冲突与战争仍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出现,国家仍然面临威胁与危机。因此,国家想要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保障生存,就必须具有战略上的筹划和指导。正如原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所说:“在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对内或对外规划,如果没有可靠的后盾,就不能长期顺利地执行。而卓有成效的国防措施又依赖于完善的战略。”¹毫不夸张地讲,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取决于它的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在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热潮中,又以对美国大战略和中国大战略的研究为焦点。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近年来推出的大战略丛书系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包括了约翰·伊肯伯里、罗伯特·阿特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人的名著《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美国大战略》以及《大战略的国内基础》。²

理查德·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一书如今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作为该书的译者,我深感荣幸,同时也为关心日本问题、东亚问题、中日美关系的读者可以领略书中的精彩论述而感到高兴。如上所述,国内有关大战略的讨论并不少见,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提

到的——也是被普遍认为的“日本明显缺乏大战略思想”的现实相一致——介绍日本大战略的著作也显得相当不足。我希望塞缪尔斯先生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这本书不但集中于日本大战略的回顾和讨论,而且对于所有想要了解日本当代政治的读者都是有益的。同时,对于重心不在日本研究领域的其他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专家来讲也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毕竟,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对外战略变革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都会发生深远的影响。³

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塞缪尔斯教授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日本项目的创立者,研究领域主要为当代日本政治、东亚安全。1992年至1997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主任,1996年以前曾经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日本委员会的副主席。2001年至2007年,他担任日美友好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是独立的支持日本研究以及政策导向研究的联邦捐资机构。2005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著作《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进入了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国际关系类最畅销书籍的决赛名单。他之前的著作包括《马基雅维利的后代:意大利与日本的领导人及其遗产》——这本书是有关意大利和日本在政治领导权方面政治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以及《富国强兵:日本的国家安全与技术变革》等等。因为长期从事日本研究,作者对于日本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观点全面而深刻。同时,本书还增加了很多作者对日本决策者的访谈以及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从而使全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可信。在该书中,他将日本如今的战略思考和政策与过去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了日本国内的战略论证,并讨论了塑造日本新的战略共识的各种因素。该书不仅对日本安全政策做出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的未来也做出了一定的预测。著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温德尔·哈里森认为:“日本感到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并担心美国的可信度,因此开始像一个常规的大国那样行事。目前还不清楚这将使日本走向何方。但幸运的是,理查德·塞缪尔斯用这本杰出的著作救了急。他清楚地描述了

东京的选择以及这对于东亚和美国可能带来的后果。”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在《外交事务》上评论道：“塞缪尔斯在把东京的大战略和国际关系史相结合方面做了精湛、透彻的工作。”⁵

二、核心问题与历史演变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对日本而言出现了四种“新”的威胁：(1)崛起的中国；(2)朝鲜政府；(3)被美国所抛弃的可能性；以及(4)日本经济的相对衰落。⁶这些变化促使日本国内和外部世界都加强了对日本战略的研究。日本安全政策的下一步举措是什么？是以联合国为中心，还是面向亚洲？是保持自主性，还是继续保持与美日双边同盟的目标相一致？日本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吗？总的来说，作者认为日本大战略的变迁和未来走向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必须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才能较好地理解上述问题。

该书从追溯日本大战略的历史开始，即明治时期的“富国强兵”模式。明治时代的精英主张“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借用外国的制度，学习西方的规则，掌握西方的实践经验。这一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西方国家显然已经对日本的扩张野心表示怀疑，因此这种共识也就慢慢消失了。之后，近卫公爵(Prince Konoye)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使日本成为一个强国和亚洲领导者的帝国霸权共识——导致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过了再一次大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吉田茂首相打造了通往廉价安全的实用主义道路。最近几年，旨在不断密切日美同盟的吉田路线使日本失去了自主性而不断受到质疑——这种怀疑既来自于支持同盟的人群也来自反对同盟的人群。如今，第四种共识正在慢慢浮出水面，塞缪尔斯在本书中指出了在这些战争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以及共识是如何有助于解释如今的争论的。作者在本书中认为，在过去

的十年里，日本决策者中的修正主义集团加强了自己的力量。⁷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到了21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首相大胆地使日本军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他的后继者安倍晋三首相——尽管任期短暂——进一步明确日本新的大战略并促成其合法化，虽然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并且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该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动——尤其是亚洲地区所存在的战略不确定性——如何塑造日本战略变化。具体原因作者从四次国际事件所起到的催化作用进行分析。首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在这次国际形势的变动中，虽然日美联盟存在的战略基础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损害，并且东南亚国家也表现出希望日本能够回到亚洲地区的意愿，但是“日本的战略家们仍然没有做好准备”，没有下定决心中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其次，塞缪尔斯教授认为，发生在中东和朝鲜的两次危机所带来的观念变革比军事力量平衡的任何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观念变革都要深刻。这两次危机成为日本长期以来想要清醒面对重要安全发展态势的催化剂。在此之后，日本希望承担“周边地区”防务方面更多的责任。防御政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分析家相信，日本“在对应地区意外情况方面，可操作性显著增强”⁸。再次是中国崛起，这个因素对日本的外交防务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已经取代朝鲜和苏联，成为了日本安全规划中的核心目标。最后，冷战两极体系的瓦解意味着日本的决策者们不需要再紧盯着可能性很低的与苏联的常规战事。因此日本战略转而关注强度虽然低但发生可能性大大提高的事件，例如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国内的恐怖分子袭击以及中国在海洋上的压力。这就需要日本重新定位自己的军事目标。

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一直都是核心问题。有关于日本安全的辩论持续不断。这些分歧并不简单地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也不严格地与党派差异或者其他制度联系在一起。例如，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主张无条件支持日美同盟，但是在如何处理与亚洲

的关系方面,其党内却有不一致的看法;不久之前刚刚获得政权的民主党在东亚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在与美国的联盟前景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在日本的战略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不同时期的政治家的观点和做法也有或多或少的近似。政治界的继承人通常都会继承过去政治家的传统,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先辈们的政治原则。正像理查德·塞缪尔斯所指出的,当代日本安全政策主要有两种发展趋势。第一种是与美国联盟的价值。一类极端的看法是,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来源,必须要紧紧抓住美国,联盟对日本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类极端的观点是,在一个单极的世界中,美国是一个特别危险的霸主,必须与之保持较远的距离,否则会在美国的军事冒险中被卷进去。美军基地的存在使得这种卷入看起来极有可能发生。持有中间立场的人希望日本能够更加有效地重新平衡亚洲与美国的关系。第二种趋势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意愿,这一点是被日本的宪法所禁止的。⁹

在制定日本对外战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的当代学者和政治家们之中存在着四个群体:新自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正常国家主义者以及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所有这四个群体都在为日本寻求安全,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对安全有不同的理解:新自治主义者认为安全意味着主权,和平主义者则认为是和平,正常国家主义者需要在平等基础上的安全,而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则追求通过繁荣实现安全。在这四个群体中,新自治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属于边缘行为体。新自治主义者非常怀念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痛恨美国的军事存在,但是他们从来也不采取任何明确的手段。和平主义者也在按前辈们的做法行事,虽然不得不吞下社会党背弃核心信仰的苦果,但他们还是保持了在教育体系和媒体中的影响力。正常国家主义者及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则是一直在争夺领导权的主要群体。他们都倾向于与美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但是他们在如何争取国家威望的问题上却持不同的观点。那些认为日本应该成为“正常国家”的人相信国家实力才是获得国家威望的关键因素,

因此更倾向于将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松动化。与之相反,属于“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的群体认为日本必须继续作为一个商业大国,在交战权上继续实现自我克制。

塞缪尔斯还对“正常国家”与“中等国家主义者”做了更细致的区分。正常国家主义者通常能够支配目前的政策辩论,但是他们经常在什么是“正常化”这个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倡导加强日本的军队,但却只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下进行部署,代表人物是小泽一郎。第二种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想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更加互惠,时刻谨记联盟的存在是以能够实现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第三种是浪漫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对于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特别是战争犯罪并没有太多愧疚,因此他们的政策和做法在邻国中引起了普遍的愤怒,这也让美国有时候陷入尴尬。与之相似,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包括重商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日本应该继续回避军事力量的加强,与美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获得安全,也包括“亚洲主义者”——他们虽然接受联盟,但是认为日本的政策应该在美国与日本邻国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因此,亚洲主义者寻求建立地区组织以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同时应对中国的崛起。

三、状况与对策研究

在研究日本大战略可能的发展趋势方面,塞缪尔斯教授考察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具体的应对方式。在他看来,日本所要面对的威胁包括:(1)中国的“威胁”。虽然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存在着高度互补性,同时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可以找到很多的共同利益,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能源争夺等问题,也在不断加深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猜忌。(2)工业与技术基础。这一点主要讨论的是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对日本在经济上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包括日本经济

空洞化、原有的军事生产以及技术基础的丧失等等。(3)朝鲜问题。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最富争议的问题,并且至今已发展成世界上最不信任的双边关系。从平壤的角度看来,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以及日本在历史上残酷的殖民统治都是对日朝关系正常化的阻碍。从东京的角度看来,朝鲜在国内政治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上的态度都使得它成为一个令日本特别厌恶的邻国。日本政府同时还担心朝鲜的不稳定或者是平壤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会导致大国的介入。(4)美国的威胁。一方面,日本担心,如果拒绝加入美国的“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或者收回美军驻日基地,会导致盟友的抛弃;另一方面,如果与美国的联盟意味着在全球发挥安全作用,日本又必须考虑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虽然日美之间仍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共同的利益并不一定直接转化为一致的政策。此外,东亚经济一体化、伊朗核问题和对于中国市场的争夺等等,也不断地引发日美关系的紧张。

塞缪尔斯解析了日本政府对上述提到的威胁所做出的各种反应。例如,以技术转移的新方式来解决空洞化,在国内生产与设计武器和实现军用-民用技术的灵活转型,对于地区领导权的争夺表现出模糊和妥协的态度,朝向平衡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以应对中国的挑战,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应对朝鲜的威胁,并且利用朝鲜问题突破自身的军备建设限制,权衡利弊之后与美国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这些都逐渐内化为日本大战略的特征。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提到了在日本大战略中“自主”与“威望”这两个概念,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一直非常现实地在两者之间转换,从而做出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判断。¹⁰前面所提到的新自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正常国家主义者以及中等国家国际主义者的观点被不断重申。在日本的战略限制一节,作者解释了在日本没有任何一个派别的安全主张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还澄清了日本军队缺乏民主监督以及政权没有更迭导致安全政策不能反映日本选民观点的两点误解。在塞缪尔斯看来,日本战略语境中的几个要素——体制惯性、

动态的民主竞争、务实主义、对于美国力量未来的担心以及地区势力均衡的转换——汇集到一起，共同决定着日本战略调整。有证据表明，一种“恰到好处的共识”——日本与其霸权保护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将使其更加强大但不具有威胁性，并且为日本提供了新的综合安全选择。简单地说，这样的战略能够保证日本在既不过分依赖美国，也不会轻易受到中国挑战的形势下保障自己的安全。

总的来说，塞缪尔斯教授对日本大战略的研究既体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也包括了对思想流派的清晰解剖。通过这本著作，我们将全面、清楚地了解日本大战略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也使我们明白影响到日本大战略制定的各种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历史传统因素。他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当现实主义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一种搭便车的安全战略如何向一个追求常规政治和军事大国转变的轨迹。但是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沉渣泛起、大东亚帝国主义的继续存留，以及美国对日本全球军事作用的鼓励支持，这些都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在东亚的安全和利益，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关注。

译作即将付梓，近两年的翻译过程历历在目。首先，我要特别感谢袁明教授和于铁军教授对我的信任，师恩厚重，延续至今，是他们一直在鼓励我进步。这两年的翻译既标志着我在学术翻译上的一次积累，也见证了我个人生活的一次重要转折。因为在翻译近半的时候，我欣喜地得知自己将为人母。如今，译作即将问世，我的小宝儿也正在茁壮地成长！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前辈和挚友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韩梅梅编辑不辞辛苦地对本书所做的校对与编审工作，我们的每次通信都让我深感愉快。其次，要感谢我在日本的同窗好友，那段学习经历既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要特别感谢樊小菊和彭云对本书翻译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我还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难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完成本书的翻译。最后，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译文中难免会有错

漏之处,希望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刘铁娃

2009年11月16日

北京

注释

1. [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第1页。
2. 这三本经典著作均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翻译出版。
3. 相关指标参见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ja.html>。
4.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from the Back Cover.
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187/lucian-w-pye/securing-japan-tokyos-grand-strategy-and-the-future-of-east-asia>.
6.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5.
7.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6.
8.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77.
9.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136.
10.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p. 238.

致 谢

每一年都有一些由政府以及公司派出的处于职业发展中期日本政府官员和商人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提高英语技能并加强交往。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参与讨论课因此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很积极地参与讨论。在我的记忆中,一位外务省的官员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大概在10年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的日本安全政策概论的首次课上,她打断了我,认为我提到了“日本军队”。毕竟,日本仅仅只有一个“自卫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类的自我欺骗,但这确是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课上首次被提出。这是多好的一个教学机会啊!我把自己的讲义放在一边,将外交家的注意力集中于日本45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实际上都做了些什么的问题上。接着,我又让课堂上的一些非日本学生注意日本官员对于这类事情的防御心理有多么严重。日本人看起来对小细节吹毛求疵,实际上也是日本安全讨论中的实质。因为有这位外交家的参与,我们都学到了对于日本安全非常重要的东西。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次类似的打断,那是四年以后我所授同一门课的第一次课,又有一位日本学生,是一位退役的海上自卫队的舰队司令,他自豪地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是“日本海军的舰队司令”。我再一次把自己的讲义放到了一边。但是这次的讲授重点在于这四年所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实际上,虽然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日本政府官员、记者、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想要讨论的意愿并未改变。我对近四十位属于总部在市谷(Ichigaya)的日本防卫厅、国防学院以及国家防卫研究院的政府官员——以及许多抽出时间回答我问题的军装警员表示感谢。虽然我尊

重他们的意愿不透露他们的姓名,但我确实对不能够公开感谢他们表示遗憾。但是,我可以向几位学界同仁表示感谢,他们是书中一些信息来源可靠的向导和权威人士,包括:添谷芳秀(Soeya Yoshihide),佐藤明宏(Sadō Akihiro),西川伸一(Nishikawa Shinichi),田中明彦(Tanaka Akihiro),川胜千桂子(Kawakatsu Chikako),渡边恒雄(Watanabe Tsuneo),道下德成(Michishita Narushige),以及田所昌(Tadokoro Masayuki)。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还有一些记者,《朝日新闻》的加藤阳一(Katō Yōichi)和本田胜(Honda Masaru),《日本经济新闻》的伊奈久喜(Ina Hisayoshi),《每日新闻》的高畑昭男(Takahata Akio),《读卖新闻》的林道夫(Hayashi Michio)也对本书特别有帮助。还要感谢国家防卫研究院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以及日本著名的漫画活动家清水熏(Shimizu Isao)。我还要感谢十多位自民党和民主党的国会政治家(包括四位内阁大臣),他们接受访谈的邀请,并且同意被点出姓名。

在麻省理工学院,劳里·舍夫勒(Laurie Scheffler)是一个可靠的助手,有无限的(不知疲倦的)能量和智慧。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感谢她对这个项目(以及我)所做的一切——开始时我们相距甚远,后来我们住在隔壁。她细致的整理以及足智多谋让整个过程变得顺畅容易。卢埃林·休斯(Llewelyn Hughes),帕特·博伊德(Pat Boyd),以及里奥·松崎(Reo Matsuzaki)是活力充沛的研究助理,任何过于宽泛或者过于细微的要求对他们来说都不成问题。他们对日本政治和公共政策的理解无与伦比,他们一来到这个学校就成为我这个项目的同事。同时也要感谢由美岛袋(Yumi Shimabukuro)和弥敦道·西斯内罗斯(Nathan Cisneros),他们晚几年到的麻省——正赶上帮忙校对我的手稿。

在这个过程中,正像我对我的研究生说的那样,真正聪明的朋友总是很有助益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麦克望月(Mike Mochizuki)和兰德公司的埃里克·赫金博瑟姆(Eric Heginbotham),感谢他们乐于跟我这本书的草稿(通常是很难理解的)作斗

争。他们深思熟虑的严格批评在我修改手稿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肯·派尔(Ken Pyle)、T. J. 潘佩尔(T. J. Pempel)以及鲍勃·阿特(Bob Art)在最后阶段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还要感谢阿兰·宋(Allan Song),是他最初倡导了这个项目,以及史密斯·理查森(Smith Richardson)基金会,该基金会资助了我在日本的研究。我所在的研究院,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经济情报中心,对我再友好不过了。我要感谢该中心主任林正(Hayashi Tadashi),以及中心所有的职员为我提供的舒适有益的环境。还要感谢经团联的中村良夫(Nakamura Yoshio)以及油木清明(Aburaki Kiyooki),他们很贴心地帮我做了很多安排。位于巴勒莫(Palermo)的佩德罗·阿鲁佩研究所(Istituto Pedro Arrupe)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地方,在那里我很好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在跟当地的一位信仰耶稣的接待者说起时间与孤独所带来的厚礼之后,他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修道的好处。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巴勒莫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多少修道的气氛。经过一整天的安静,我的妻子黛比(Debbie)和我约在皮阿泽(Piazz)见面,感受这个地方的别样魅力——它的食物、喧嚣,还可以结识新朋友。我被一些日本和美国的朋友取笑,他们无法想象我在西西里岛(Sicily)还能够工作,因为这里的食物、酒还有人出了名的令人陶醉。但是我确实无法想象关注更多的重点了——或者说更享受这里的生活了。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得益于艰苦的工作与视野开阔的探索的结合。黛比和我还在逐渐消除一些间接损害所带来的影响。

最后,这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杰出的编辑罗杰·海顿(Roger Haydon)。像他的每一位作者一样,我非常佩服他精准的判断以及丰富的智慧。罗杰肯定已经习惯在序言中被感谢了,但是他必须知道他其实应该得到更多。

本书中的日文名字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出现的——姓在前。这本书中的有些部分在《日本研究》和《华盛顿季刊》中发表过。